



傅泽短篇小说集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傅泽短篇小说集

贵 州 人 民 出 版 社

一九七九年十月·贵阳

傅泽短篇小说集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)

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7.75 印张 163千字

印数 1——9,000

1979年11月第1版 1979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10115·384 定价: 0.46元

前 言

傅泽,是我省优秀青年作家。在他短暂的一生中,辛勤地创作了不少作品。这本短篇小说集,就是他生前辛勤创作的结晶。

在学生时代,傅泽同志就酷爱文艺,受到当时进步文艺思想的影响,使他追求光明和进步。贵州刚一解放,他便以满腔的政治热情,立即从学校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。抗美援朝时,他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部队赴朝,支援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。

由于傅泽同志长期生活在部队里,因此,他前期的作品多数是反映部队生活和志愿军生活的。在这些作品中,傅泽同志热情地歌颂了人民战士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,歌颂了他们崇高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,歌颂了中朝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;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英雄人物形象,得到了广大读者和文艺界的好评。其中,《小姐妹们》曾被选入中国作家协会编的《一九五六年短篇小说选》中,老评论家侯金镜在序言中给予了这篇小说很高的评价。

一九五八年,解放军文艺社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集《咽喉地带》。

傅泽同志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后,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的沸腾生活激励着他,给他在创作题材上开拓了新的天地。他回到贵州,担任教师工作。虽然工作繁忙,生活条件很差,但他一直坚持业余创作,每天工作完毕,夜深人静,仍在勤

奋地进行创作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反映志愿军生活的长篇小说《零下三十度》的创作上，同时也陆续写了一些各种题材的短篇小说。作品虽然不多，但傅泽同志仍以严肃的态度进行创作，并在艺术上进行新的探索。如《他和潘英的故事》，无论在题材上，还是在创作风格上都进行了新的探索，与他的其他作品，可谓别树一帜，另具特色。通过“他”和潘英的悲欢离合的爱情，反映了两个时代、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的面貌，从而体现了对新社会的热爱。

如果说《他和潘英的故事》是傅泽同志在创作中新的探索，那么，《活愚公》则是他在短篇小说创作上进入一个新的起点，无论在艺术风格上，还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，都取得了新的成就。他仅用一万余字的篇幅，却写了八十多年、历经三个时代的事，成功地塑造了窦宝成这一活愚公的光辉形象。这篇小说，在如何继承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，在民族化、大众化上，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。

可惜正当傅泽同志创作旺盛之年，病魔却夺去了他的宝贵的生命！傅泽同志于一九六一年元月二十四日逝世，年仅三十五岁。

《活愚公》竟成了他的最后一篇作品。

傅泽同志的逝世，是贵州文艺界的一个巨大损失！当时为了对他进行哀悼和纪念，《山花》发表了她的长篇遗作《零下三十度》中的一章《风雪良川》，我社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集《活愚公》。

遗憾的是，长篇小说《零下三十度》未能来得及修改，傅泽同志却与世长辞了。由于文化大革命中林彪、“四人帮”

的干扰破坏，中国作家协会贵州分会筹委会被砸掉，书稿资料被洗劫一空，《零下三十度》的手稿至今未能找到，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！

为了把傅泽同志的作品推荐给今天的读者，我们将他生前所创作的短篇小说选编出版，并附录《风雪良川》在后面，同时借此表示对傅泽同志深深的怀念。

编 者

一九七九年五月

目 录

水塔顶上的人·····	(1)
号声飞过山林·····	(15)
小姐妹们·····	(38)
玉子·····	(54)
北极星·····	(65)
咽喉地带·····	(89)
在雪坡上·····	(158)
“亲家”·····	(163)
天鹰·····	(170)
他和潘英的故事·····	(179)
洞房花烛夜·····	(199)
活愚公·····	(211)

附录:

风雪良川

(长篇小说《零下三十度》中的一章)····· (229)

水塔顶上的人

—

敌人到底在干什么？把那些工人关在什么地方？围城的部队一点儿也不知道。

整个工厂中心区是一个小城，原来是日本人修建的，日本投降后，蒋匪军就盘踞在这里。这儿四周都是又高又宽的钢筋水泥的墙，只有一个大门。通往这个大门的公路上布满了碉堡。

解放军围在这个城，从昨天晚上算起有十多个小时了，可就是攻不下来。师司令部知道国民党一个军的残余人马全部藏在这个最后的巢穴里，但只有一张中心区的平面图能够帮助他们拟定攻击计划。

这儿是一望无际的平原，最有效的办法是用炮击。可是一直到天亮这样长的时间里，一炮都没有发。

怎么能用炮呢？几千的工人家属忧愁地在家里等候着城中的消息；有的甚至不顾生命的危险，跑出地洞来，伏在那些矮树下的麦地里，流着眼泪，远远的看着那灰色的城墙（那里面关着她们的丈夫和儿子），又看着解放军的六〇炮。子弹在她们的头上飞着，炮弹在她们身旁爆炸着，都似乎没有看见，没有听见。政治部派了很多人去劝她们回家，并且向她们保证，决不打炮。她们相信地点点头，可就是迟疑不走。

六〇炮手们惶惑地看着干部们，干部们着急地看着政治部的同志，政治部的同志们从她们手中接过小孩，象老师说服学生一样地劝她们往后撤。

三连的阵地正好面对着大门，在他们的后面，这些家属特别多。

通讯员李连跟着连长刘二虎从机炮连回阵地去，他们在昨天从敌人手中夺过来的战壕里跑着，有时跳出战壕，弯着腰通过一片平地，又扑到另一条战壕里去。

敌人的炮兵猖狂得厉害。他们安全地躲在城里，把炮弹象冰雹似的发射出来，不时落在战壕里，增加着伤亡数字。我军的阵地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下面，除了有时候用冷枪从城墙上揍倒几个敌人而外，没有还击的机会。轻武器的子弹碰到那水泥墙，溅起几片水泥，掉到墙脚下去。敌人有时在城墙上乱骂着，连营部都能听到。

李连知道连长很着急，静静的跟着他回来，没有说一句话。他们在一道战壕转弯的地方停了下来，只听见刘二虎在前面说：

“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呀！……”

在一棵枝叶被枪弹打得光光的槐树下，伏着两个女人，正注意地看着那灰色的城墙。听见有人说话，两张流泪的脸，扭过来看着他们。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年轻的妇女，满身满面都是灰尘。

李连不知怎么的突然流下泪来，可是见连长已经跑到前面去了，就匆匆忙忙的对她们说：

“回去吧！老乡，放心好了！我们一定要把你们的人救出来！”

“你们可不能打炮呀！同志！”老太太的眼里，充满了希望。

“不打！保证不打！”李连飞也似的向连长跑过去。尽管四周枪炮那样激烈，在他脑中，却顽固地映现着那两张流泪的、充满希望的脸。

他想和连长说什么，但他知道连长的思想正在紧张地考虑着自己的事，就忍住了。连长为什么不着急呢？他的一个排在天亮前发起一次冲锋，只回来了五个同志；现在，敌人的炮弹正在一个又一个地打倒我们的战士。

他突然看见连长的左袖被撕破了一块，在空中飞扬着，就叫：“连长，你负伤了！”

连长没有理他，也没有理那袖子，一口气跑过百来米没有工事的麦地，跳进三排的交通沟里去了。

子弹在李连的腰旁、头顶、脚下飞着，有的钻进土里，发出了短促的叫声。他好象在火花中玩龙灯一样，直着身子，骂着，跑着，跟着连长跳下交通沟去。

刘二虎伏在沟壁上，让卫生员给他包扎伤口，口中嘟囔着：“这些妇女们……”

李连看见连长乌黑的脸上闪着汗光，就把水壶递给他，说：“连长，头低一些！”

在他们附近，好几个战士身上都扎着新包上的白纱布，有人在骂：“老子攻进城，不一刀一个地捅死你，不算本事。”

一个战士扭头对刘二虎说：“连长，这样不行，咱们光挨打！”

于是，战士们都谈开了：

“机炮连怎么不开炮呀！”

“开炮？”李连说：“城里有几百工人，怎么开呀！”

卫生员也接过来：“是呀！后面全是妇女们在等着我们把他们的人救出来！”

“妇女们！”一个战士说：“妇女们的心都是棉花做的！你看我们的人！”

刘二虎顺着阵地前沿看去，一直到那大门前的公路上，躺着一排战士们的尸体，他大声说：“怎么！我们的人！我们的人难道就这样白白地死了吗？”

他回头对李连说：“找三排长和指导员来！”

李连飞也似的向三排阵地跑去了。

二

他回来的时候，刘二虎已经带着人挖交通沟去了；他们要把交通沟挖到一个大水塔的旁边去。

指导员在那里找到了刘二虎，喊道：

“老刘！”

“师里不准开炮！”刘二虎丢掉手中的铁铲说：“我向营首长说了，坚持再上水塔去，把情况弄清楚，咱们就好开炮！”

“也只有这个办法！”指导员沉思着说。

李连随着他们的谈话，看着左方那个高耸在空中的水塔；交通沟离它只有一百来米了。那里原来是一个发电厂，有一大片房屋，现在只剩下这个孤零零的水塔了。因为水塔的底层是用水泥造的，敌人的无数炮弹都没有把它打倒。

这是唯一可以往厂里了望的建筑物。三连曾经派两个战

士上去，可是敌人用几挺机枪监视着，两个战士都牺牲了；连那狭窄的铁梯，也被打坏，有一段在空中摇晃着，似乎马上要掉下来似的。除了那铁梯，那光滑滑的钢壁，就再也没有路可以上去了。

“我上去！连长！”李连站得直直的对刘二虎说。

“你有你的任务！”指导员在旁边打断了他。“好吧！我到三排去看看！”

刘二虎没有理李连的请求，似乎没听到他的话一样，说：“到连部去，叫把电话机移到这里来！”

“是！”李连感觉到委屈，但他迅速地向连部跑去了。

敌人显然已经发觉二排把交通沟延长到水塔旁边了，不断用炮轰击着。水塔底层的洋灰墙壁，被弹片戳得坑坑洼洼的；上面的钢壁，也满是伤口，在烈日下反射着银光，有的地方被戳穿了，还有些水从水塔里流出来。

刘二虎和二排的几个战士站在交通壕里。他咬紧牙齿，乌黑的脸上，一对又圆又大的眼珠，看着这几个被批准的战士。他不能象指导员那样把话说得很清楚；但他的眼睛却常常比指导员的话更有力量。

他见战士们都准备好以后，就回头对李连叫着。

李连飞跑到远远的电话机旁边，对着电话筒说：“准备好了！”

忽然，四周响起了枪声。密集的机枪声，在辽阔的平原里四处打滚，在那些烧焦了的树林里，在那零乱的麦苗中拥挤着。敌人以为我们又要发起攻击了，用雨点一般的子弹笼罩着我们的交通壕。

“上！”刘二虎大叫着。

第一个战士跳出了交通壕，飞跑到那水塔的小门前，钻了进去。

一定是被敌人发现了，机枪子弹象冰雹似的落在水塔上。

那战士的头从铁栏内出现了。他迅速地跑到铁梯前，手刚好攀住铁梯，突然停了下来，靠着钢板，倒了下去。

第二个战士没有等连长下命令，就跳了上去，他比第一个战士更快，顺利地攀上铁梯，一步踏上了三四级，很快的就抓住那一段摇晃着的铁梯；可是，不知怎的，那段铁梯突然断了。他抓着那段铁梯连人向后跌了下来，正落在那铁栏上。他挣扎着，最后还是滚下地来。

第三个战士上去的时候，敌人已经发现我们的意图：知道我们是全面佯攻，其实是派人到水塔上去。他们把两挺机枪移到这里来了，子弹网象一道铁墙，拦住上水塔的去路。那战士象被什么巨大的力量从铁梯上推了下来。

“我们的机枪在干什么？”刘二虎一纵，上了交通沟顶，大声对着我们的机枪阵地叫着。

李连跳上去，想把连长拉下来；猛听得空中传来了炮弹呜呜的叫声，他和连长赶快伏下，炮弹落在交通沟里爆炸了，乌黑的烟尘遮住了水塔附近的天空。多好的机会呀！

“连长！我去了！”

他在烟雾中奔进了小门，搭住铁梯，飞似地往上攀。

一切是那样快！好象在高速前进的火车中，只觉得四周的景物在他的脚下迅速往地面沉下去。牺牲了的同志、妇女们流泪的脸、首长的等待、胜利的要求，把他往上举，往上举，似乎他没有用自己的手足，而是一片浮云，把他抬上去的。

刘二虎站得近，在浓烟中看到李连已经爬到了那段断梯的下面。

“压住它！”他飞到一个机枪手面前，夺过机枪，对准那城墙上的重机枪阵地猛扫；那挺重机枪哑了，他还没有发觉。

可就在这时候，李连突然停了下来。那一段梯子断得太长了，比他的身子还要高，他用身体贴着墙壁，踮着脚尖，还够不着。

“糟糕！”刘二虎把机枪交还机枪手，又飞跑过去，一步跳进了交通壕；刚才还没有来得及往外跳就被炮弹炸死了的两个战士，躺在那里。

他全身的血都在奔流，大声地叫着：

“跳呀！李连！”

李连没有听见他的叫声，他的全身精力和智慧，都在想着飞上去的办法。那子弹群刮起来的风，也没有把他叫醒过来。他把身上的枪、水壶、手榴弹……凡是有重量的东西，都扔了下来；然后猛地往下一蹲，使出全身力量，往上一蹦，右手抓住了一段梯子，整个身子悬在空中。他用两脚蹬着光滑的墙壁，想帮助身体往上爬，可是右腿象被什么东西猛击了一下，再也不听指挥了。

在炎热无风的夏天的中午，浓烟消散得很慢，可是刘二虎觉得那烟尘快要消失了；实际上比刚才已经稀薄了。

“上呀！李连！”

“上呀！李连！”附近的战士都叫了起来。

李连仍然没有听见他们的叫声。他觉得全身的精力正从伤口中流出去，两手也似乎由于酸痛而麻木，光靠一只左脚

更不能帮助身体往上爬了，直在墙壁上打滑；唯一的希望就是两只手臂了。他下意识地运用了单杠挺举的动作，用两臂把身体往上拉，使自己的头升上去。正当这时，一粒子弹又打穿了他的左腿。他几乎恨自己为什么有这两条腿；要不，他早上去了。

他用下巴挂在铁梯上，换手去拉另外一段铁梯。他再没有刚才那种腾云驾雾的感觉了，而且觉得自己太慢了，每一个动作，每一部分肌肉运动，他都清楚地觉察得出来。现在两臂的肌肉颤抖着，收缩着，把他往上拉，铁梯又往下降了一级，再用下巴帮助自己吊在铁梯上。烟尘在他的周围滚卷着，呛着他的鼻孔和喉咙。

不是很慢而是很快地，他把自己的身体升了五级铁梯，但他觉得是那样的吃力和缓慢呀！

刘二虎也觉得他太慢了，可是，如果对面城墙上的敌人看得见他，却会为他那样悬空往上爬的速度而惊慌的。

好了，他的左脚踏上铁梯了，可是，不知什么缘故，他在上面停了下来，那怕是万分之一秒，这种停顿给刘二虎带来多大的不安啊！他又大叫着：

“你干吗呀？李连！”

李连没有表示什么，他用左膝跪在梯上，完全靠双臂的力量把身体吊上去。

浓烟稀薄了，刘二虎清楚地看到李连的单裤下半段完全被血浸湿了。他的心猛一紧，这个铁汉似的连长，眼里滚动着泪花。

“李连！”他不知道叫他上去，还是下来。

离塔顶还有十多米的时候，李连的速度加快了；可是浓

烟消失了。

敌人的机枪移了阵地，对他猛扫着，子弹杂乱地在塔壁上敲着，象一筐豆子倒进锅里去一样。

这边阵地上也出现了七、八挺机枪，封锁着那段城墙。敌人哪里吐出火舌，哪里就被成群的枪弹压下去，连那些水泥片飞溅起来也看得很清楚。

由于太高，李连的身体变小了。在离塔顶只有三米的地方，他又慢了。

“到啦！”刘二虎用双手捧成一个传话筒，大声叫着：

“上呀！李连！上呀！”

多好的机会啊！敌人的机枪完全哑了；而李连干脆停了下来，死死地抱住铁梯不动。

“李连！”

敌人靠近大门右侧的机枪响了，水塔上半截不断出现新添的弹痕。

李连又动了，那样的慢啊！

可是，他终于用右手攀住塔顶，猛地把身体扑倒在塔上面，一只腿还悬在空中，长久地不动。

刘二虎再不能看到李连的身体了，只能看到那只悬在空中的右腿。

他往后退着，想看看他在上面干些什么；可是水塔太高了，他怎么也看不见。

指导员、副连长都跑来了。他们静静地看着那条腿，焦急地看着那条腿。

就在这时候，敌人的炮弹成群地向塔顶飞来，在水塔四周爆炸着。显然他们知道那塔顶上的人，对他们有多么严重

的威胁。

突然，那条腿收回去了，刘二虎的大鼻孔出了一口气，高兴地向指导员和副连长看了一眼。

“通讯员！来！”

刘二虎叫他伏到水塔附近的战壕里去，只要上面丢下什么东西来，就是死也要把它抬回来。

三

落在水塔上的第一颗炮弹爆炸了，正打在水泥墙的铁栏上，把下半段铁梯扔到半天里去，几块钢板不见了，水象瀑布似地冲了出来。

还好，水塔很大，它仍巍然耸立在烟雾中。

刘二虎握紧了拳头远远地看着。指导员不断地看着摊在手心的表。副连长握着电话机话筒，抬眼看着塔顶。

一刻钟过去了，高高的塔顶上飞下来一个黑东西。

一个通讯员在烟尘中弯着腰跑过去，三个人的心一齐跳了起来，整个阵地上的战士们的心跳了起来。

那个通讯员跑来了，递给连长一只沾满了血污的军用胶鞋，鞋带上捆了一张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条，淡蓝色的墨水歪歪斜斜的写着两行字。

“亲爱的连长：烟尘太大，看不清楚……那大礼堂门前全是汽车，好象里面有很多人在开会。敌人在乱跑。有辆小汽车开到池塘后面去了，……不，又开到那个小花园里去了……又回来了……停下来了……有人在那厕所前面打架，不，是在打他们的士兵……”

刘二虎顿着脚说：“谁要你罗罗嗦嗦写这些！”